

午後，夕陽的餘暉即將沒入那遙不可及的地平線，原本還明亮著的天空即將垂下夜幕。

那是一個還不錯的下午茶。

不是只有他一個人所度過的下午，出乎意料的，並不討厭。

艾爾狄特踏著緩慢的腳步走進森林裡，準備回到自己那洋房中。

有關人類的事情，果然還是繃緊神經才好。

瞳孔突地縮小，不過就那麼一瞬，馬上又恢復了的樣子。

—

「哈啊……」

不遠處的樹林中，一名女子的手撐在一旁的樹幹上，鮮紅的血液順著白皙的手臂滑到了樹上，緩緩滴下。

少女的另一隻手則是掩著左後背，也正是不斷出血的大傷口。

身後，也是她一路走來的道路，滴滿了慘不忍睹的大量血跡和幾乎要融入夜色的漆黑羽毛。

要、死了嗎……在人界……。

最終，因為身體無力而向右邊，那還有著漆黑羽翼的方向倒了下去。

在失去意識前，看到的最後一絲景色是白色的。

不是純純的白，那是米白色……是的，有些融入黑暗的米白色。

—

隨手就撿了一隻來路不明的生物回家了。

艾爾狄特坐在一旁的沙發上，看著自己床上躺著剛剛被自己帶回來的女性。

她身上的傷口方才被自己大略的包紮過了，那怵目驚心的血量就算是他看見也著實被嚇了一跳。

盯著對方僅存一隻的翅膀看，還是黑色的……是墮天使嗎？

為甚麼只剩一隻羽翼了？而且剛剛一路上來並沒有看到追兵。

甩了甩頭，艾爾狄特將這些無聊的思想甩去。

反正這些都和自己無關，會不小心救下對方只是因為一時興起，等她好起來了就叫她趕快出去。

這裡可容不下第三位女孩。

在看了一眼對方那熟睡的面容之後，本想離開這間房間，但想想，外面有比這小鬼更恐怖的存在。

幾乎不可見的打了個顫，艾爾狄特決定在這裡靜靜的看書，等待對方清醒。

—

眨了眨沉重的眼皮，好讓模糊的視線清晰一些。

第一個映入眼簾的是掛著璀璨水晶燈的陌生天花板。

這裡是……哪裡……？

「唔唔……」女子試圖用手撐起身子，不料還沒起身又無力的倒在柔軟的床上。

注意到身後的聲響之後，艾爾狄特將手中的書夾上書籤，闔了起來，接著起身走到床的旁邊，「終於醒了嗎。」

突然映入眼簾的是陌生的男性。

突然，方才稍稍忘卻的恐懼一瞬間全部女子的竄上心頭，止不住顫抖的身軀，眼淚就先滑落了臉龐。

像是斷了線的珍珠一般不斷滾落，浸濕了一大片的枕頭。

「喂、妳……」對於對方突然的反應感到不知所措，雖然那些人類在看到自己時也是像這樣的哭泣著，不分男女，但那是哭著求自己放他走的哭聲，並不是像這樣子安靜地落淚。

而且他並沒有安慰過任何人的經驗。

思考了一會之後，艾爾狄特先是轉過身將書桌上的衛生紙拿在手上，接著抽了兩張胡亂塞到女子的手上。

原來，不是要來追殺她的人嗎……？

垂下眼簾看了看手中的紙巾，再看看對方的神色，有那麼一些些的放鬆了神經，抬起了手將佈滿雙頰的淚痕抹去，然後才低聲朝男性開口：

「……謝、謝……謝謝……」

還會說話，至少能溝通。

眼神銳利的打量了下對方，接著開口：「名字？」

稍稍驚訝對方竟然會問名字，本來想照實回答，卻又因為不明對方來歷而沒有開口。

抬頭想看看對方的長相，卻剛好對上了那雙彷彿要把人吞進去的金色眸子，立刻低下頭，卻止不住手指因為懼怕的顫抖。

不是因為長久的恐懼，而是因為現在站在自己眼前的這個人。

「我在問妳名字。你可以說話的吧？」

稍稍眯起眼，艾爾狄特有些不滿的望著眼前躺在自己床上的女子。

「唔、……！」彷彿是感受到了對方所給的壓力，女子抓著被子的手又更用力了些，指關節開始泛白。

「愛、愛絲塔……」女子一直低著頭，完全不敢望向對方，「塞西莉亞……。」這個人雖然很可怕，但是看起來，好像是自己的救命恩人……？

「妳是墮天使？」

「是的……」

「為什麼只剩一隻翅膀了？」

「我……唔……」

剛才佔據全身的恐懼還未消散又再次蔓延至全身。

那種無盡的恐懼以及，入骨的疼痛。

「對、對不起……請……不要問……」愛絲塔抬起了雙手遮住了自己的面容，因為恐懼而扭曲的面容、因為害怕而不斷打顫的牙關，還有哪裡都容不下的自己……

是這樣的醜陋不堪。

就如同那隻被惡魔之手硬生生折斷的漆黑羽翼一樣——

為什麼要伸手遮住呢，那強烈的恐懼，連站在一旁的自己都感受得清清楚楚。

艾爾狄特並沒有不識趣地繼續問下去，但他對這女子產生了極度的興趣。他將放在枕頭旁邊的抱枕朝著愛絲塔的臉砸了下去，不過並沒有出什麼力氣，所以應該不至於傷到對方。

「等妳好一點我在過來。」這樣說著，不等對方反應，艾爾狄特就先行離開臥室，打開門之後，像是想到什麼般，身子頓了頓之後又開口：

「至少在睡前會把妳移去其他房間。」語畢，便逕自關上了門，留下愛絲塔一個人。

移去其他房間的意思是……這裡是那個人的房間嗎……？

將臉上的抱枕輕輕拉下來，那雙淺棕色的眼眸在壓迫感離開之後終於敢好奇的看了看房間的擺設。

擺設很簡單，只有放了幾本書的書櫃、書桌、還有一個看起來很高級的沙發跟這張柔軟的大床。

明明房間這麼大的……。

愛絲塔看了眼窗戶，發現外面已經完全黑了下來。

那個人，願意收留她嗎……？

一想到他那雙銳利的金眸，愛絲塔立刻甩甩頭。

很可怕的人。

不過，安心下來之後……就想睡了啊……。

稍稍轉過頭，望向了自已那隻翅膀，手掌憐惜的輕輕撫上。

對不起……。

再也撐不住沉重的眼皮，愛絲塔淺淺的進入了夢鄉。

那個沒有任何威脅，只有自己以及至親的夢想國。

—END